

全译本  
海伦·凯勒

改变世界的一本书

——纽约公立图书馆

# 我的生活

## THE STORY OF MY LIFE

[美] 海伦·凯勒 著  
叶敏 曹红莎 吴洁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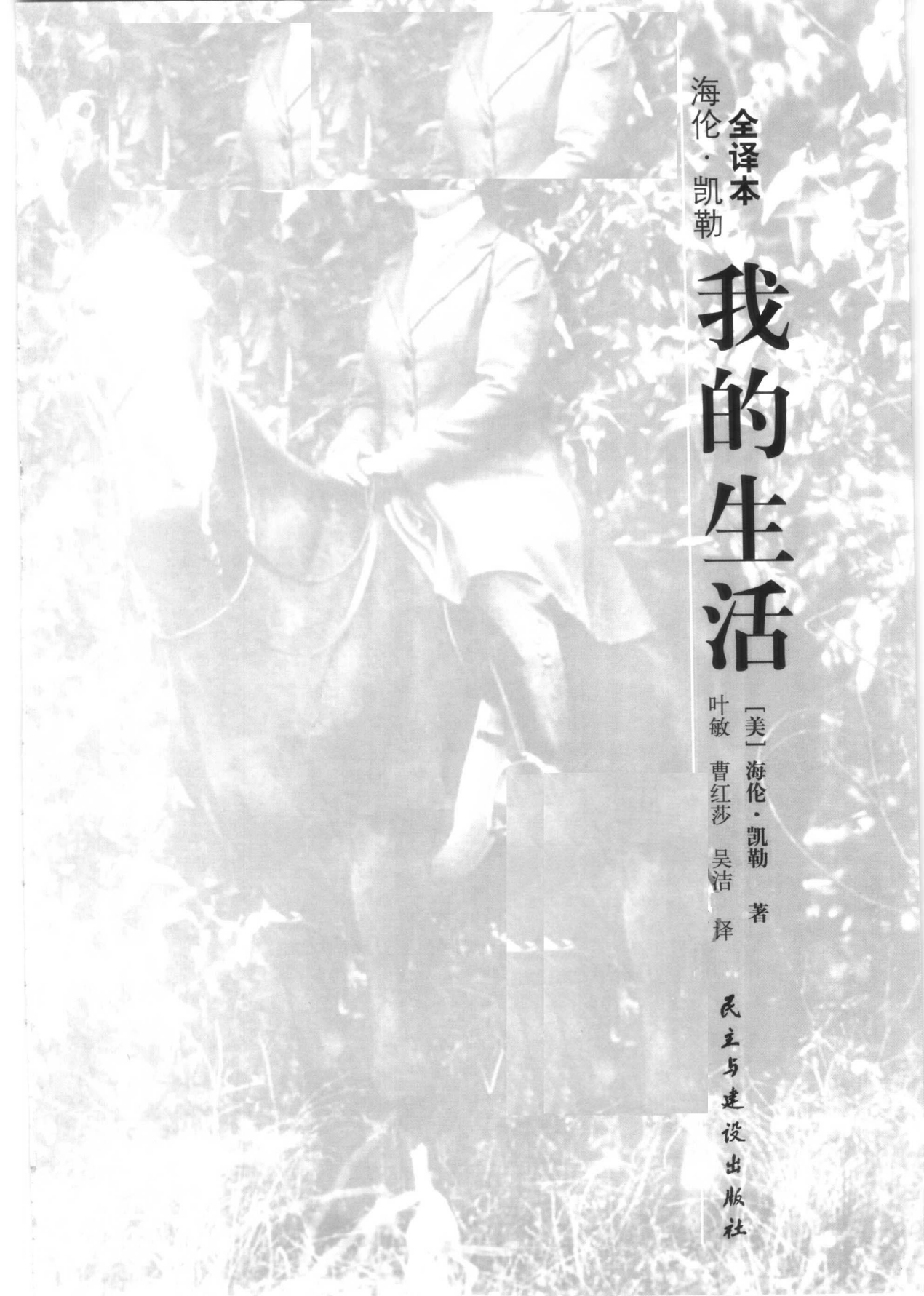


她不属于一个时代，属于所有的世纪。

——马克·吐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海伦·凯勒  
全译本

# 我的生活

「美」海伦·凯勒 著  
叶敏 曹红莎 吴洁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生活:海伦·凯勒自传/(美)凯勒(Keller, H.)著;曹红莎等译. -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6

ISBN 7 - 80112 - 743 - 9

I. 我… II. ①凯…②曹… III. 凯勒, H. (1880~1968) —自传  
IV. K837.127 = 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584 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明亮
封面设计	柏平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65523123 65523819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4.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12 - 743 - 9/G · 315
定 价	39.8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 编辑者说

# 请你评价海伦

海伦·凯勒从出生到现在，已经 126 年；从她离开这个珍爱的世界到今天，也有 38 年了。如何评价海伦，实事求是地讲，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尽管世上已有万千种评价了。贝尔、马克·吐温、丘吉尔、罗斯福、卓别林、卡耐基、爱因斯坦、萧伯纳、肯尼迪等一大批闪光的人物，都对海伦·凯勒表示由衷的敬意，都对她的一生感慨万千。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人”，请注意丘吉尔去掉了常用的“之一”。

“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造物”，面对奇迹，马克·吐温也只能借助如此这般的话语，走向神秘。

“您坦率的言辞以及勇敢的精神给了我面对困难时真正的力量和勇气”，刚毅而自信的罗斯福总统也从海伦的身上获得了启迪。

海伦·凯勒，“不属于一个时代，属于所有的世纪”，一锤定音，一语破的。文学家辨物识人的眼力绝对无可比拟。海伦还活着，她的言语、她的著述、她的故事、她的精神，都还活着，而且一定会无限期地活下去，只要有人在。

奥妙就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海伦，评价与感慨也将无穷尽地延展下去。于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海伦，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海伦，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海伦。

20 岁的海伦写就了她的自传《我的生活》。此后，在她 88 年横跨 2 个世纪的生活里，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她的身影在不同人群中穿梭，她的话语响彻在男女老少的耳边，她的思想插上翅膀飞向人的心灵，但是她没有再写自传。事实上，这样的人还需要自传吗？她已经成

## 我/的/生/活

了一座丰碑，高山仰止！

海伦的自传中文流行版本不少，以《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最具代表性。然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并非她的自传，而是发表于1933年《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是其自传面世30余年后的事情了。

今天，本着严肃认真还历史以真面的态度，我们整理出版了原汁原味的全译本海伦·凯勒自传《我的生活》，自传分为三部分：“走出生命的荒漠”，以自述的方式娓娓道来20余年来如何从无声而黑暗的荒漠走到“手握阳光”的美好天地；“少女书信”让我们如细如微地看到了海伦如何从一个懵然无知的小女孩成为一个在精神世界自由翱翔的少女；“老师眼中的海伦”，看似是对海伦生活与教育的补白，其实不然。海伦把它收进自传，绝对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使我们可以通过第三只眼全景式地看海伦。

言及海伦，要说的话太多，还是到此打住吧。不过我们还有个小小的提议，让我们一同来做一个游戏：请用双手捂住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尽量让自己与阳光和声音完全隔绝，看看我们的体会如何，能否产生与海伦一样的感觉。事实上，感觉永远不会相同，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松开双手，随时都可以拥抱阳光，亲吻音乐，而海伦就永远没有这么幸运了。现在，让我们走进海伦的世界。此时，我们一定会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感受到：什么叫如歌如泣，什么叫字字珠玑。

## 译者的话

### 跟海伦一起去飞翔

稿子在磁盘里越存越满的时候，我们的心也都满满的。

对海伦的认识，是从《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开始的。心里一直以来的理解是：一个遭遇不幸的女孩子身残志不残，战胜困难学会识字读书和写作，进而向我们展示了她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对生命的热爱，教育我们珍惜健康的身体，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等等。有点俗套，但也在一般人认为的情理之中。

但是伴随着对这本书的阅读和翻译，我们渐渐明白了自己是多么可怕地误会了海伦。所谓生活的强者，并不是说她比常人多忍受了些痛苦，多付出了些努力，而是她那颗洒满阳光洋溢花香并且一定是热闹非凡的心。海伦一直生活在爱中，她经常称自己为“世界上最幸运的小姑娘”。她快乐得如此真诚，让牢骚满腹的我们真正地无地自容了。

在浮躁的今天，欲望似乎是一种必需，而幸福越来越成为一种能力。海伦是个幸福的人，跟她相比我们许多人都是可怜悯的。我们始终跟随着她的节拍，那么快活，那么明朗，那么多惊喜和交流。她的身体也许残缺，可是对比她的心智，我们都已经汗颜以至于不敢自称健全了。

海伦从一学会认字，就开始了写作的训练。我们在翻译之中感觉自己随着她经历了一次成长。从最初的几个简单拙劣的词句，到学会使用成语，懂得运用标点，有一天，海伦可以写诗了！我们当成自己成长中的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而兴高采烈着。

## 我/的/生/活

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我们也真的这样长大一次，那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不能再自由地选择长大一次。而海伦看似黑暗和沉默的世界里竟始终有那么精彩的鲜艳玫瑰和瑰丽乐章。她的青春，始终是飞翔的姿势。这时候我们反而成了弱者，只能仰目看她，想要跟她一起去飞翔。

# 目 录



<b>第一部 走出生命的荒漠</b> .....	1
第一章 生命之初 .....	3
第二章 童年 .....	7
第三章 走出“埃及” .....	12
第四章 “亚伦的花棒” .....	15
第五章 亲近自然 .....	18
第六章 “爱”是什么 .....	21
第七章 思想的珍珠 .....	24
第八章 圣诞快乐 .....	29
第九章 行走在波士顿 .....	31
第十章 怀抱海洋 .....	34
第十一章 山林秋思 .....	36
第十二章 踏雪寻欢 .....	40
第十三章 跳跃的语言 .....	42
第十四章 霜冻王 .....	45
第十五章 驱除阴霾 .....	53
第十六章 语言的美 .....	57



# 目 录



第十七章 灿烂的日子 .....	59
第十八章 学在剑桥女子学校 .....	61
第十九章 中途辍修 .....	68
第二十章 迷失“雅典” .....	72
第二十一章 阅读的乌托邦 .....	78
第二十二章 欢乐在遗忘中 .....	86
第二十三章 手握阳光 .....	96
<b>第二部 少女书信 .....</b>	<b>103</b>
<b>第三部 老师眼中的海伦 .....</b>	<b>245</b>
第一章 关于该书的写作 .....	247
第二章 海伦·凯勒其人 .....	250
第三章 知识圣殿的阶梯 .....	263
第四章 开口说话 .....	343
第五章 独特的文学风格 .....	351
<b>结 语 .....</b>	<b>386</b>

我的生 活  
The Story of My Life

第一部 走出生命的荒漠

——海伦·凯勒自述





## 第一章 生命之初

带着某种敬畏，我开始记录下我过去的的生活。我仿佛是带着一种迷信的犹豫，揭开了那缠绕着我童年时代的金色薄雾似的面纱。撰写自传这项任务是困难的。当我试图将我早期的诸多印记分门别类时，我发现经过了衔接过去与现在的几多岁月之后，事实与幻觉似乎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女人在自己的幻觉中描绘着孩提时代的经历。一些印记从我生命的初始阶段强烈地凸显出来。不过，“那囚狱般的阴影却没有显现”。此外，童年许多的快乐和悲伤已经失去了那份尖锐；而在我早期教育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一些伟大发现的兴奋中，逐渐被淡忘。所以，为了不那么单调乏味，我将在一连串粗略的勾画中，试图只呈现那些对我来说是最有趣、最重要的情节。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塔斯甘比亚，美国阿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

我父亲家住在马里兰州，是瑞士人凯斯帕·凯勒的后裔。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曾是苏黎世第一位聋哑教师，出于机缘巧合，他竟然写了一本关于聋哑人受教育的书；有句话是颇有见地的：“一个国王的祖先中不一定没有一个奴隶；同样，奴隶的祖先中也不一定没有人当过国王。”

我的祖父，凯斯帕·凯勒的儿子，来到阿拉巴马州这片广袤的土地，最后定居下来。我曾经听说祖父每年都要从塔斯甘比亚镇骑马到费城，购置农场所需的农业用品。姑妈一直保存着许多当年祖父写给家里的书信，信中描述了这一旅途中迷人而生动的景象。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法叶一个副官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是早期维吉尼亚殖民地地方长官亚历山大·斯泼茨伍德的孙女。她也是罗伯

## 我/的/生/活

特·伊·李的第二代堂妹。

我的父亲亚瑟·H. 凯勒，是一名同盟军上尉，而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比父亲小很多。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和苏姗娜·E. 古德希婚后许多年一直住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利。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纽伯利港，后搬到了海伦那。当南北战争爆发以后，他加入南方军队成为了一名陆军准将。他和露茜·海伦·埃弗雷特结了婚，露茜和爱德华·埃弗雷特、爱德华·埃弗雷特·希尔博士同属于埃弗雷特家族。

我一直住在一个厢房里，里面有着一个方形的大房间和一个供仆人睡觉的小房间，直到那场剥夺了我视觉和听觉的疾病来临。在南方，有时加盖一个小房子在自己家旁作为整个家的附加建筑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内战结束后，父亲也盖了一所这样的小屋，在他和我母亲结婚后，他们就住在那里。小屋完全被攀缘的葡萄藤、蔓延的蔷薇和金银花覆盖了。从花园里看，它像极了一个用藤蔓搭成的凉亭。小小的走廊在满眼的黄色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景致中被隐藏起来，成了蜂雀和蜜蜂最喜爱的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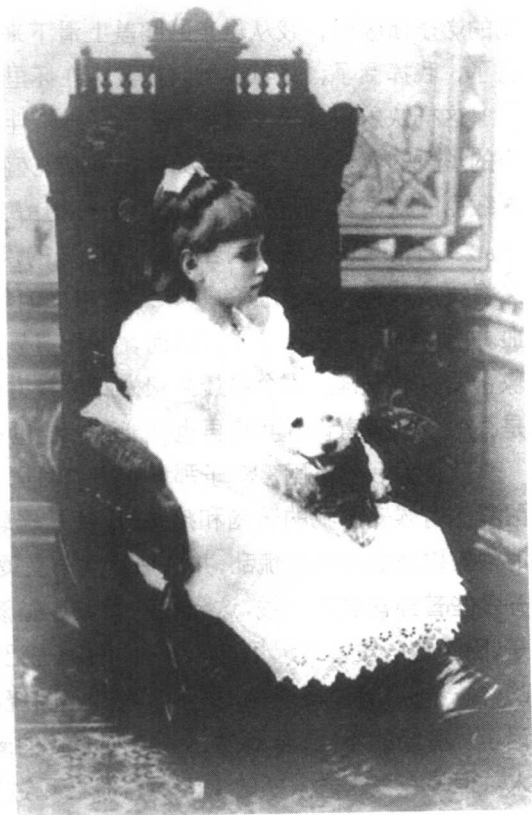
“绿色常春藤”，凯勒一家的家园（右边的小房子是海伦·凯勒出生的地方）

我们一家居住的宅院，离小蔷薇亭只有几步台阶。它被叫做“绿色常春藤”，因为房子和周围的树、栅栏被美丽的英格兰常春藤包围住。这个老式的花园是我儿时的天堂。

即使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的日子，我也常常沿着坚实的黄杨木篱笆，凭着自己的嗅觉，感觉那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一时心绪不宁之后，我也会去那儿，把灼热的脸颊藏在那清凉的树叶和草丛中，寻求

慰藉。完全将自己沉浸在花的海洋里是多么愉悦啊，幸福地漫步到一处又一处，直到突然一条美丽葡萄藤的叶子和绽放的花儿出现在我面前，我才意识到它。这儿也有蔓延的铁线莲，垂吊着茉莉和一些香气扑鼻被称做蝴蝶百合的花儿，而这是因为它们易碎的花瓣像是蝴蝶的翅膀。但在所有花中还是蔷薇最可爱。我从来没有在北方的花房里发现如同在我南方的家里一样，爬满如此令人心醉的蔷薇。它们那长长的藤一串串悬挂在门廊上，空气中弥漫着它们的芳香，没有丁点儿尘土的味道；而在清晨，经过朝露的洗礼，它们是如此柔软，如此纯净，我禁不住好奇：上帝花园里的水仙也不过如此吧。

我生命的初始是如此简单，就像其他的每一个小生命一样。我来，我看，我挣扎。就像每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婴儿的到来一样，为了给我起名总是争论不休。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是不能随随便便起名字的，每个人都强烈地这么认为。父亲建议用米尔德里德·坎贝这个他非常尊敬的祖先的名字，并且拒绝参加更多的讨论。母亲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希望我以她母亲婚前的名字命名，就是海伦·埃弗雷特。但是在带我去教堂的途中，父亲兴奋得忘记了这个名字，这很自然，因为这个名字是在他拒绝参加的讨论会上决定的。当神甫问他为这孩子起什么名字时，他仅仅记住了以我的外祖母的名字为我



7岁时的海伦·凯勒

## 我/的/生/活

命名的那个决定，于是，他给了这个孩子“海伦·亚当斯”的名字。

据说，当我还穿着长长的童装时，就显示出了对事物的许多好奇心、自我主张的迹象。我看见其他人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渴望去模仿。在六个月时，我能发出“Howd'ye”（How do you do 你好）的音，并且有一天因为我十分清楚地说出“茶，茶，茶”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甚至在我生病以后，我还记得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所学到的其中一个单词，那就是“水”，在所有其他语音完全丧失后，我还能继续发出这个单词的一些音。而当我学会拼写这个单词时，我就停止去制造这个“wah-wah”（不完整的“水”的发音）的读音了。

他们告诉我，我一岁的时候就会走路了。我母亲把我抱出浴缸，放在膝盖上，而我突然被那些在阳光底下，在平滑的地板上舞动的树叶摇曳的影子所吸引，我从母亲的膝盖上滑下来，几乎是跑向它们。动力没有了，我摔倒了，哭着要母亲把我抱在怀里。

这样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个伴随着知更鸟和模仿鸟悦耳歌声的短暂的春天，一个果实充盈、蔷薇花盛开的夏日，一个满是金色和深红色的秋季匆匆而过，把它们的礼物留在一个热切喜悦的孩子的脚下。之后，在沉闷的二月里，随之而来的疾病使我失去了听力和视觉，又将我推入新生婴儿般的蒙昧无知中。他们称之为急性胃部和脑部充血。医生认为我活不了了。然而，一天清晨，高烧突然神秘地消退，就像它发生时一样。那个早晨全家为此惊喜万分，但是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医生也没有意识到我将再也不能看，再也不能听了。

我认为我仍然困惑对于那场疾病的回忆。我尤其记得母亲试图在我醒着的时候安慰我的苦恼和疼痛，在我从辗转反侧的半睡半醒间苏醒的时候安慰我的挣扎和慌乱，并且把我又干又烫的眼睛转过去冲着墙壁，离开那些曾经喜欢的光线，这光线在我眼中黯淡了而且日益地黯淡着。但是，除了这些短暂的记忆，如果它们的确是记忆，那看起来是完全不真实的，像一场噩梦。慢慢地，我逐渐习惯了围绕着我的寂静和黑暗，并且忘记了那曾经的不同，直到她的到来——我的老师——那个释放我灵魂的人。但是在我生命最初的19个月，我已见过宽阔无垠的绿色田野，明亮的天空，还有花草和树木，它们都没有被那个随后而来的黑暗吞噬掉。如果我们曾经看见过，那么“白天就是我们的，包括白天展示出来的一切”。

## 第二章 童年

我无法回忆起在我生病后最初的几个月都发生了什么。我仅仅知道我坐在母亲的膝盖上当母亲去做家务时拽着她的裙摆。我的手感觉每一样东西，注意每一个动作，并且用这种方法我学到很多。很快，我感到一种要与他人沟通的需求，并开始做出一些简单、笨拙的动作。摇摇头意味着“不”，点头表示“是”，“拉”意味着“来”，而“推”则意味着“去”。如果我想要的是面包呢？我就模仿切片和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要我的母亲在用餐时做冰淇淋，我就做出操作冷冻机的手势，颤抖着，表示很冷。此外，母亲成功地使我懂得了很多。当她让我拿什么东西给她时我总是明白她的意思，我会跑到楼上或是她指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确，在漫长的黑夜里我得到的光明和快乐，完全归功于母亲爱的智慧。

我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五岁时，我学会了把从洗衣店里拿回来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放起来，并且能从中分清自己的。我也知道母亲和姑妈梳妆打扮是要出门，我总是请求跟着她们出去。当有很多客人时，我总是被带出来见他们，当客人离开时，我向他们挥手告别，我依稀记得这手势表达的含义。一天，一些先生们拜访母亲，从前门的关闭和其他声音，我知道他们到了。突然一闪念，在任何人可能阻止我之前，我跑到楼上，有一个穿上宴会裙装的念头。站在镜子前，就像我曾经看到别人的那样，在头上抹发油，在脸上涂上厚厚的粉。然后，我将一副面纱用针别在头上，遮住我的脸，垂落搭在肩上，并匆忙地在我细小的腰部系上一个巨大的结，在背后来回摇晃，几乎碰到我裙子的褶边。如此不伦不类装扮一番，我就下去帮着招待客人。

我已不记得第一次意识到与别人不同是什么时候，但是在我的老师



## 我/的/生/活

到来之前我已经了解这一点。我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想做任何事时，不像我那样用手势，而是用他们的嘴交谈。有时我站在两个正在通过碰撞他们的嘴唇进行谈话的人中间。我无法理解，由此感到恼怒。我移动我的嘴唇疯狂地打着手势却毫无结果。

我认为我了解那时的我是很淘气的，我踢了爱拉——我的护士，我知道那伤害了她，而当我突然发作的情绪平静下去后，我有一种类似愧疚的感觉。但是我不记得在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时，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不断地淘气。



海伦的母亲

在这些日子，一个黑人女孩，玛莎·华盛顿——我们厨师的孩子——和贝莉，一只虽老，却曾经相当出色的猎狗，他们常伴我身边。玛萨·华盛顿懂得我的手势，在我使唤她做事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在她面前飞扬跋扈使我感到满足，她一般则顺从我的粗暴，而不是冒着和我面对面起冲突的危险。我很壮，实际上，这一点对结果无关紧要。我十分清楚自己的想法，并且总是有自己的方式，即使不得不为此顽强作战。我们在厨房里度过了许多时光，捏面团，帮忙做冰淇淋，磨咖啡，隔着做蛋糕的碗争吵不休，并给一群围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它

们中的许多非常驯服，以至于敢从我手上吃食并让我抚摸它们。一天，一只大雄火鸡从我手上抢走一个西红柿，叼着逃跑了。也许是受到火鸡阁下成功的启发，我们偷走了厨师刚做好的蛋糕来到堆放木料的地方，吃得一干二净之后我就生病了，我想知道，那只火鸡是否也受到了这样的惩罚？